



CRITIQUE
OF
COGNITIVE GRAMMAR

认知语法 批判

何南林 范 锋 孙 峰 著



本书由江苏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认知语法 批判

何南林 范 锋 孙 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法批判/何南林,范锋,孙峰著. 1版.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1130-180-9

I. ①认… II. ①何… ②范… ③孙… III. ①认知—
语法—研究 IV. ①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705号

认知语法批判

著 者/何南林 范 锋 孙 峰
责任编辑/潘 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30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79千字
版 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180-9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序 一

先识文,后识其人,在学界是常有的事。我与何南林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早些年,为了想通纯形式化考试的弊病,我很怀疑美国人发明的 TOEFL、GRE 难逃其咎,在《读书》上看到南林的文章,发现他有相同的看法。附带发现,南林笔法之老到,说理之深刻与幽默,很像是一位老先生,其实他老道而非老年。后来我们有了学术上的交往。我读完这本书的初稿之后,向三位作者(何南林、范锋与孙峰)提了许多问题,在推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替兰盖克说话,代表兰盖克对三位老师提出的批驳进行反驳。我的基本观点是:深入地批评一个理论体系,当然是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的基本点是破中有立,因此,在全面批评对手的过程中,不吹毛求疵,客观公允,立起自己的主张,是第一要义。

目前的成书,基本上是逐条批评,立在其中。不能说这是“反读《三国》”,他们并非处心积虑地想要反对兰氏。老实说,在当今“外语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在‘搞认知’”的龙卷风形势下,他们三位静下心来一条条学,一条条问,且问个究竟,问出了自己的见解,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理论体系,受到原构建者的一次探索,又受到批评者的反复通身的“烧烤”——逐条批评,这对原作者、批评者特别是读者,都是一种福祉。(因此,我常说,如有人对我的书提出逐条批评,无疑是一种幸运,这绝非矫情。)逐条批评,很可能敲打到根基上。能不能撼动体系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一个真正科学的体系的面貌却逐渐清晰起来。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其首要之

点,正在于此。

要推翻一个理论体系,必须推翻它的哲学基础。所以我在上面说,能不能撼动体系无关紧要。如果声言兰氏的认知语言学那一套如何地不行,就必须推翻它的哲学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从身体经验里,人发展了自己的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这样的认知规律在语言表达式中可以找到踪迹。本书并未亮出打倒这个哲学基础的大旗,更谈不上执著于此。这本书在学术态度上的谨慎,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赞成这本书的第二点。

中国的语言学界,先在心理上认定外国理论一定是先进的,这就输了一步;再加上压根儿没打算拿出自己的东西来,理论创造的意识几乎没有,这就输了人家两步。这本书给人的信息却是,对外国语言理论敢于批评,从批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是本书积极意义之三。

我得佩服三位作者的理论勇气,尤其是冷静下来的心境。在这个“搞认知”的大军中,有几位能真正像他们三位这样坐得住呢?不仅坐得下来,还得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于是才有所立。上面说,从身体经验里摸到人的认知规律,这样的认知规律在语言表达式中可以找到踪迹。从这点上说,这确实是深化对语言认识的一条出路。问题是必须把简单的东西搞简单,不要在明明简单的东西上叠床架屋(增加各种概念与体系),不要忽视哲学家“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剃刀原则)的告诫。我要强调的是,如无必要,尤其是勿增虚体。理论概念与体系就是虚体。如果兰氏的体系抛弃前人普遍有用的并且简单的术语与概念,为了打倒(前人)而打倒,一切另起炉灶,且是一个复杂的炉灶,对不起,它就会被逐渐忘记。这本书对兰氏体系显然是一个有益的警告。这是本书的积极意义之四。

忝在相知之列,谨以上述为序。

钱冠连

2010年10月2日

序 二

南林总是给人带来惊喜。继《横行的英文》、《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之后，他的又一部新作《认知语法批判》即将问世了。当今学者中如此勤奋，而且总是戛戛独造，每次都能讲出点新意的，实在不是很多。我首先为他新书的出版感到高兴，向他表示祝贺！

这次他把矛头指向了当今正红遍中国语言学界认知语言学，标题就是态度鲜明、毫无回旋余地的“批判”二字，体现了他一贯的不肯随波逐流甚至专跟“主流”唱对台戏的风格。目前认知语言学在中国是个大热门，他这个不合时宜的题目出来，肯定会得罪一大批人。不过我希望这一鲜明的批判立场也能成为一帖清醒剂，让处在“认知热”中的人们头脑冷静下来，认真作一番思考。

本来，每一种新理论特别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新理论产生，总会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意义是肯定的，因为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向旧理论挑战的力量，但潜在的不足也肯定会有，因为任何人看问题都会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局限，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正确的方法是客观地对待和冷静地分析。在认知语言学大规模引进的时候，沈家煊先生曾有过一个很认真的忠告，他说：“跟其他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不要跟风、赶潮流、追热点，通过学理上的比较后做出的选择才是理智的选择。”但30多年来，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对待外来的事物总不大肯做这样的分析工作，见到一种新理论就一窝蜂地涌上去，以为是包治百病的妙方，看不到甚至不愿意想到它可能有不足的方面。以前对待生成语言

学、功能语言学是如此,现在对待认知语言学更是如此,甚至连国外的理论的始倡者也觉得有点不解。中国的学者对外理论有一种宗教信仰般的狂热,甚至形成了不同流派。所谓“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一旦认定自己信奉的学说,便一头扑了上去,跟得起劲,赶得热情,追得不亦乐乎。不但没有想对它进行“学理上的比较”再作选择,而且连这样做的想法也没有。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写语言学文章,好像不讲两句“认知”,不讲什么“隐喻”,就不像现代语言学论文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林的书有点像是被这些状况“逼”出来的:热得太过分了,也许会使人失去对它真正认识的可能,因此需要从反面来激一激。也许这样一来,倒能引起人们正视这个问题。由于是故意“找岔子”,因而本书偏激或说过头的地方肯定会有。不过读者不必过于在意,可以把他的“偏激”批评与认知语言学的正面主张两相比较,作出自己适当的选择。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一方面的观点,没有与之相反的观点相对照,就很难使人得出真正合适的结论。

因而,我推荐南林这本书,与其说是赞同他的观点和结论,毋宁说是看重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从何南林已出版的几本书来看,他研究问题爱从反面着墨,从“批判”着手。这种方法,可以叫做“逆推式研究”,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改革开放30余年来,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我们引进的西方理论不知凡几,但原创性的理论微乎其微。这些年来,我们虽然不断强调“创新”研究,但其结果却是重复、平庸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抄袭、作假等学风不端的现象,表面上的热闹难以掩盖实际上的平庸,甚至连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院士等也不能幸免。除了人品、人格等道德层面的问题以外,不懂或不会逆推法是个重要原因。因此我要借南林这本书出版的机会,大声疾呼广大研究人员一定要学会“从反面着眼”的这种研究方法。

对待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理论,当然可以有从正面着眼和从反面着眼的不同,但只懂得从正面着眼的,大都会导致一个“盲从”或“照

搬”的结果,于理论丝毫无补,于实践反而有害。而从反面着眼的,往往能似醍醐灌顶,发人深省。比方说,这些年来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常走的是正面的路子,先假定某一理论是“科学”的,是适合于各种语言的,因而也必然是适合汉语的,其结论是只需要照着做就可以了,这样引进后就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是找出些汉语例子来充实、证明这个理论(例子找得越多,就越相信这个理论是对的,自己的选择也是对的)。要么是把这个理论细化,它原来只分为5类的,你结合汉语分为6类或7类;原来只有大类的,你在大类下分出了小类。你也就自以为“深化”或“发展”了这一理论。其实从头至尾你都在人家的框架内做工作,再怎么做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至于这理论本身的弊病或不足,用这种研究思路根本不可能发现。而从反面着眼呢?我们也试举一个例子,现在如果有人提“忠孝仁义、礼义廉耻”这些概念,很多人会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脱口就说,“这是有毒的封建道德”。这就是顺着百年来“反封建”传统去思考的结果。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这样的思维,以至于只要加上“封建的”三个字,连具体批判都可以省去,就完成了一件理论研究。而如果从反面着眼呢?我们不妨自问一下:如果提倡“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是错误的、反动的,那么我们是否想提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或者“寡廉鲜耻”呢?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人或明或暗是这么主张、这么实行的,结果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当今中国社会,从传统道德来看,不忠不孝、寡廉鲜耻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对之似乎越来越能容忍,就是由于多年来对这些概念批判过分的结果。这样去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一向被我们简单贴上“封建道德”标签的东西还非常值得研究。从更高的层次看,不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说到底,这种逆推法思维并非南林的发明,它实际上来自2500年前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老子》40章有一句话说:“反者道之动。”我认为这句话最深刻地体现了老子哲学的方法论思想。老子哲学的本体是“道”,“道”怎么运作?其根本规律就是“反”。“反者

道之动”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是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反”的概念就是这么产生的），因此看问题必须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第二是“道”的运动是从反面启动的，这就是“逆推”，在老子哲学里，逆推比正面论述更重要；第三是“道”的运动规律是从反面到正面（这是把“反”同时理解为“返”）、再从正面到反面这样的循环。这体现了“逆推法”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很高的智慧。我愿与南林及读者诸君共同思考领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

最后还想提一下的是，这部新著是南林带着两名青年教师范锋和孙峰一起做的。两位我都见过，没想到这两位叫“锋”或“峰”的竟然都是女孩子，她们也学会了锋芒毕露地进行批判的研究方法，为学术界注入了一股生气，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是为序。

潘文国

2010年10月24日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术语问题 009

- 第一节 “钻名词” 009
- 第二节 “射体”与“界标” 011
- 第三节 传承与创新 018

第二章 意象图式 023

- 第一节 图形/背景分离与方位关系 023
- 第二节 介词分析基本概念 025
- 第三节 主干图式 029
- 第四节 隐喻引申 038
- 第五节 汉语意象 046

第三章 中心成分 050

- 第一节 中心成分定义 050
- 第二节 中心成分分析 053

第四章 看图识字 070

- 第一节 空间语法 070
- 第二节 组合性分析 076
- 第三节 汉语图解法 082
- 第四节 化简为繁 086

第五章 冠词 089

第一节 冠词简述 089

第二节 图解分析 092

第六章 介词 112

第一节 多义现象研究 112

第二节 介词的“理解”问题 120

第三节 理论研究的“度” 123

第七章 象征单位 127

第一节 定义及运用 128

第二节 形式与意义 135

第八章 性标记 142

第一节 名词分类 142

第二节 性屈折标记 150

第三节 一致关系模式 154

第九章 格标记 162

第一节 格标记与意象图式 164

第二节 德语格标记分析 165

第十章 习语 178

第一节 语法中的习语 178

第二节 习语现象范围 183

第三节 习语的语义及结构特点 189

第四节 习语性与预见性 198

第十一章 结构 206

第一节 结构与结构图式 207

- 第二节 结构习语 210
- 第三节 语法中的结构习语 221
- 第四节 结构的生态 226
- 第五节 简评 233

第十二章 非人称用法 236

- 第一节 “Impersonal”的定义 236
- 第二节 “*It*”与其他非人称用法的关系 243
- 第三节 “*It*”与其他代词的关系 252
- 第四节 “*It*”与控制循环的关系 259
- 第五节 “*It*”的意义是什么 265

结 语 287

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07

前 言

1987年,兰盖克出版了认知语法的奠基之作——《认知语法基础(I)·理论前提》。在前言中,他描述了其时的理论背景:

对语言学家来说,眼下正是一个令人称奇、令人兴奋的时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越来越多的学界才俊投身其间,借助各种技术与方法,对语言学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堪称穷尽性的探索。这一时期不但对语言知识本身,而且对语言结构的分析、理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不过,也有很多语言学家对该学科,尤其是语言学理论的现状不满——无以计数的时间精力投入理论研究,但这些投资是否值得却仍然有待商榷。各种理论剑拔弩张,且恣意增长,而语言学家则在其中乱打乱撞,疲于奔命,然而令人痛苦的是,至今仍没有达成任何形式上的一致。此外,当今理论的狭隘和缺乏自然的天性,使很多学者备受困扰。由各个方面的事实与分析所组成的语言结构知识日渐庞大,但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全面的、综合一致的理论框架对其作出符合自然、富有见地的分析。简而言之,整个体系支离破碎,混乱不堪。

我本人对于该理论的主要发展趋势也深感不满,这种不满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原则问题,例如:何谓语言?

语言学理论应该关注什么？我认为，主流学派之所以概念模糊，解释乏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层次上的仓促从事，以及对于某些仅为猜想、尚无定论的观点和假设不假思索，盲目接受。不管别人同意也好，反对也罢，反正我已认定，语言学理论的概念基础均建立于流沙之上，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找实地，重新开始。

（兰盖克，2006a:v，以下简称《卷一》）

熟悉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话主要就是冲着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而来的，或者，用认知语法学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即：“We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然而，尽管认知语言学自称“革乔姆斯基革命的命”，但这场“命”要想顺顺当当地、大规模地“革”起来，却绝非易事。1991年出版《认知语法基础（Ⅱ）·描写应用》时，兰盖克便自叹其创业之艰难：

我于1978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认知语法的探讨。其时，语言界的“生成派”（Generative）与“解释语义派”（Interpretive Semantics）正围绕语言形式可否视为语言系统中一个显著并且自足的成分而打得不可开交。这场争斗旷日持久，却又难见成效，双方都已感到心力憔悴，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争持不下。当然，我本人也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我只是觉得，双方都没有争到点子上，即某些概念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双方的争论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于是，有一天，我也坐了下来，参与其事，而且，以一种语言学家都少不了的“大言不惭”预测，自己殚思竭虑所成就的理论框架应该既合乎自然又切实可行——至少不会比现行的理论差到哪里去。我的具体做法是：抛弃所有现存理论，一切从零开始。当然，正如拆除旧房亦可保留部分木料一样，旧理论赖以建立的某些知识与见解也不妨承继下来。几年工夫之间，我就构建起一个基本概念框

架,时称“空间语法”。毫无疑问,在所有流派的语言学者眼里,它同样显得光怪陆离,不容见纳。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当然首先是一些表面上的原因(如所使用的术语、观念以及大量的图例等),但同时也是由于该理论主要观点之激进[如语法的象征意义,基本语法类别的意念有定性(notional definability),等等],以及提出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观。也正因为如此,在纷繁嘈杂的理论市场上,它就渐渐为人所遗忘。

(兰盖克,2006b:vii,以下简称《卷二》)

简达(Janda)对此也是满腹辛酸,一腔苦水:“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科研课题遭到美国语言学会(LSA)的拒绝,没有相应的课题经费,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拒绝出版我们的认知语言学系列图书,在一些大学认知语言学家得不到教授岗位,原因是他们的理论‘争议性’太强(too controversial)。”(刘宇红,2006:3)

甚至到了2008年,兰盖克在新著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中还在抱怨:“Nevertheless, CG is still regarded as extreme by most formalists, and even by many functionalists.”(然而,大多数形式主义者,甚至许多功能主义者,依然认为认知语法太过极端。)(兰盖克,2008:vii)。由此可见,认知语法要想让人接受,实非易事。

徐烈炯介绍:“Newmeyer 还提到所谓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或者叫认知语言学,也属于外部功能主义。认知语法的两个代表人物是 Ronald W. Langacker 和 George Lakoff。Langacker 说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而 Lakoff 把功能语言学看成认知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不论谁包括谁,认知语法不像国内有些人想的那样是独立于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第三种势力,而且他们队伍很小。”(徐烈炯,2008:207)

石毓智也明确指出:“(在美国)乔氏的理论被视为主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还只是众多‘旁门别支’中的一个,前者的人员和论著远远多于后者。”(石毓智,2006:34)

与之相反,中国的“认知队伍”却显得异常壮大。有人统计,国内期刊上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的文章,二者之间的比率为10:1。外语界90%以上的人都在“搞认知”。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这种“异常之热”,李福印觉得有必要对认知语言学作出合适的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人的认知规律之间关系的语言学流派。以上定义的个别文字表述可以更换,但是不能脱离以上表述的中心意义。Cognitive Linguistics 或者‘认知语言学’,这个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词就是Linguistics 或者‘语言学’。因此,‘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宽而言之,它属于语言学领域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弄得神乎其神,非要定义为‘跨领域’学问。另外,它是否是‘新兴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时间参数也没有必要写到定义里去。目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话题很广泛,是否都是‘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也是非常值得学界商榷的。”(李福印,2008:14)

沈家煊更是提醒:“我不反对许多人对‘认知语言学’感兴趣,将某种理论运用到语言教学中去,如果运用得法而有成效,更是值得提倡。不过,对于那些想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在你选择‘认知语言学’作为方向时要有理性的思考,要通过和其他理论在学理上的认真比较之后再做出决定。跟其他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不要跟风、赶潮流、追热点,通过学理上的比较后作出的选择才是理智的选择。”(沈家煊《认知语言学丛书·总序》)

事实上,在引进、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同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它的不足之处了。例如,王寅便总结出认知语言学值得思考的8个问题:

- 第一,认知的无意识性问题。
- 第二,基于原型成员的延伸问题。
- 第三,语义链问题。
- 第四,范畴容忍度问题。
- 第五,概念的体验性问题。
- 第六,隐喻问题。

第七,主观性问题。

第八,框架和意象图式问题。

(王寅,2005:369)

石毓智也评价了认知语言学的“过”:

第一,忽略语法的系统性。

第二,完全否定结构之间的可能“转换”关系。

第三,忽略语法系统对认知的反作用。

第四,过于强调语法系统的开放性。

第五,过于强调语法与语义的相关性。

第六,在语音研究上无能为力。

第七,烦琐而随意的“图解式”。

(石毓智,2006:48)

认知语言的哲学基础为体验哲学,包括3项基本原则:

(1) 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

(心智的体验性)

(2) Thought is mostly unconscious.

(思维的无意识性)

(3) Abstract concept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

(抽象概念的隐喻性)

其中,心智的体验性是整个体验哲学的核心,彻底批判了客观主义的绝对二元论和先验哲学假说。然而,Hazer 怀疑 Lakoff 和 Johnson 所批判的客观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他们论证自己观点时设立的“假想敌”,因为,他们的著作普遍缺乏准确的引用信息,极少列举具体的参考文献或指出持该观点的学者姓名,而通常采用诸如“客观主义”、“西方传统哲学”、“传统理论”、“主流思想”之类的总体范畴概念来替代,同时还多次扭曲和误解了所谓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李福印,2008:256)

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莱考夫提出的概念隐喻理